
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三

宋 楊簡 撰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反對之序也其又次之屯者何也六十四卦錯而置之如連山如歸藏無不可者今就周易之

序而言之則剛柔始交而尚屯此其義也又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此又其義也無不可者固執其一者不足以與論夫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言其時時皆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言其律律皆宮也孟子習聞左右皆原之說而贅曰逢其原則求原於彼以逢為言猶未達孔子之旨猶未達三易之旨也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專

言小乾坤不必專言先屯蒙不必專言後既濟未濟即乾坤也分本與末者陋學者爲啓愚昏或推本而言聖言之變化也剛者乾陽也柔者坤陰也震者陰陽剛柔之始交其象甚著也坎爲險險爲難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難焉又震爲動動乎險中猶屯塞而未通六畫之中斯象著見孔子於是發之於彖辭嗚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徒見其爲屯難而已不知其爲易之道也則何以讀屯之卦元

亨利貞與乾等也心思之始也之元也心思之始非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不復諄諄於此故不言也妙哉也元以此處也則也通非亨乎以此處也則無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貞乎四言之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貞亦可也元爲始爲大爲善爲仁通而言之曰亨利貞皆可也震雷坎雨交動而滿盈大亨貞之時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乾坤已詳言之此則畧焉或者此心之偶

昏不能明照也時之未可遽往而攸焉益屯之道也聖人作易爲未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以不濟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賢人而建爲侯何事不濟何屯不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其賢棄本從末失其道矣理屯如理絲固自有其緒建侯其理之緒也不得其緒徒擾益亂不寧者不遑康寧也堯舜之世君臣相戒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無怠無荒曰兢兢業業而

況於屯之時乎此乃孔子發卦辭之所未言其言天造草昧似言天繼言宜建侯而不寧似言人合而言之亦猶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坤言安正之吉應地無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體三才之一體草言未齊昧言未明人情居屯往往動心墮於人為其造於天則無思無為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貞之道此易之道雖不寧兢兢業業而不動乎意如天地四時之變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方布於上雷方作於下故有屯滯之象君子之濟屯也有道焉經而綸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亦不可曰經綸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即雲雷之道其有毫髮未與雲雷爲一者終未能盡經綸之妙也終未盡乎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能與雲雷爲一雲雷君子自是一體三才一體大傳曰範圍天地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人心無體至善至神至明至廣

大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有之而衆人無之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有盤桓不進之象昧者盤桓往往怠忽初九陽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嘗不正苟惟不正取禍之道也何以濟屯居貞者言止可静而居正未可動而行正

象曰志行正者明特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

雖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謂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辭重復者於此不可已也陽爲貴陰爲賤初九居羣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以貴下賤大得民心也之初雖未可遽有所爲而建侯之外又利於以貴下賤孔子於是發文辭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諸爻皆屯惟六二也而屯者乘初九之剛也乘馬班

如而不進不得行也陰陽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視爲初寇不與寇爲婚媾雖九五之正應也塞未合終不與寇而失正如子女終守貞節不肯妄從人自育雖十年之久不變焉然天下無終屯之理數之極必變屯之極必通故曰十年乃字言其終得九五正應合也反常者女子二十而嫁常也無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難義當反常慮或者執二十之常禮惑六二之貞心故孔子明反

常之義以破後人之疑聖人立言垂訓凡以解人心之惑爾人心無惑則易道自在人心千變萬化無可言者易書取象初無定論初九本爻自善自六二觀之則初有冠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

之則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無相應之象而有即鹿無虞之象古者山澤有虞得虞入則可以即禽今即鹿而無虞則惟入於林中而已不能獲禽也君子於此不如舍之而不即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爲凶也故止於吝無虞則心知其難矣而漫往有不

改過之吝象曰以從禽者夫無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無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將以求通反得窮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爲陽動又不中有動必失道之象毛義夫云謾從言無去音欺謾從水汗謾謾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乘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

可不決於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爲婚媾也然後往則吉無不利矣俟求而後往者惟明者能之人心之急於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於此贊言求而往之爲明所以誘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貴而無輕動也以六居四皆隂有至静不先動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爲屯其膏之象焉膏澤欲其博大不欲其屯嗇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納之吝則義

當也否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澤而乃屯焉雖其事出於正猶爲凶也謂如今時頒賜軍賞從厚無功而厚賞甚無謂也若減削之不爲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若此類是謂大者雖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不光不光不足以盡大者之道故曰施未光也夫天下事理惟其稱而已矣當大而小與當小而大皆非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重陰不中爲也之極有陰闇失道之象故至於泣血漣如天下有不可處之事易窮則變變則通自有道焉豈可憂愁無聊賴如此其甚顔子居陋巷而樂孔子遭厄而絃歌不輟亦終於脫難如文王之因於羑理文王亦豈無聊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宛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亦何至於泣血漣如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告語之所可及惟深憫之亦覬其

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為山為止坎為險此卦上艮下坎是謂上下有險因險而止不知所之是謂蒙孰知夫山非山險非險何阻之有何蒙之有所謂不蒙者非能高舉遐遯不

寄天地之間離處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無非道蒙者見其無非物無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爾孔子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必有聲必有狀而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達於此則不蒙矣何必此雖近之事親事長忠信孝弟視聽言動起居飲食達

於此則不蒙矣忠信孝弟若至易曉也起居飲食若無可言者而必曰達乎此則不蒙者盖人之知此者寡矣終年說是說非說晝說夜而其實不然者往往所至而是然則何以謂之不蒙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隠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如此明白以示矣信此者謂之不蒙而尚謂孔子不明告者是之謂蒙盖亨則行無不通通是亨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推不可加一毫不可損一毫

無所倚無所黨平平蕩蕩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動容周旋喜怒心思變化云為不可度思是謂時中無時而不中中不可能自神自明自信自覺不可以語人非不可以與人言之不盡語之莫知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善至靈至神特不自覺自信致此蔽塞甚念啓告之也然亦不敢無故而彊告之必待蒙者求我而後告者欲其志應也志不相向雖明告之不聽童有順聽之象筮者如卜筮然竭精盡誠而聽而況於

初爭如此而求於我者則當告之盖以初筮之心剛堅中誠誠確無他澄然不動無偏無畔是剛中之心即道心也特未明爾易於啟發故當告一告即發則善告而不問發之再三其機已失其意已亂違道遠矣非剛中之心也煩瀆而已故不當告若又告之是又告者反瀆蒙者益亂益昏無濟也其曰利貞何也至哉聖言所以啟佑萬世何其妙也盖曰蒙無所利獨利於貞貞正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人不自覺雖習聞其說習學其事終未足以盡正之實者非說之可解非意之所習不習不知變化云爲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人功蒙不言元非不可以言元也聖言偶不及之爾蒙即元也餘卦皆通通乎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有昏蒙之義有無思無慮養正之義有蒙稚之義

上艮下坎出泉之象於是發蒙微使達之德性之所自有不假復求順而達之無不善者有行實焉則德性得所養矣果者實之謂是謂行得是謂德行行虧則亦能使德昏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夜光之珠泥沙混之失其明矣如水然不混濁之則水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是謂果行果所以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脫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人之昏蒙自因自來意狀切類之葢亦自無如之何矣儻不於發蒙之始痛掃除之則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過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無正法我猶未免於桎梏安能脫人之桎梏天下之以桎梏爲美而好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之爲桎梏則亦豈肯自因自來則舉天下皆

不蒙矣皆聰明睿智矣惟其不知故蒙故誤認非爲是誤認惡爲美自處桎梏之中惟明者深知人之性本善本明因何以蔽因何而蒙蔽在其處病在其處因其蔽處病所而刑之則桎梏可脱是謂以正法刑人每歎以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爲人上者以不正之法刑人而欲人之正爲人師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明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有人心自正而反阻之遏之人心不正而反進之導之

自三代衰正法不行以蒙治蒙以亂治亂往往而是所賴人有常性終不磨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明六五陰蒙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九二居下卦之中中道也有得道之象焉則能包蒙者也包藏其用不露其迹如孟子之事君順而啓之如此者吉若直攻君之蒙後世稱忠古道無取納婦者所以詳明包蒙順協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婦蒙子明故子

克家父子分雖嚴而不爲甚嚴又情親故子可以克家象曰剛柔接者言乎必情親至協則可不然則亦難也凡下明上蒙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亦皆有信其父子之誠而後可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九二之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三爲陽動又不中不中爲失道之象三與二非正應而坎水就下

故有見金夫不有躬之象以陰求陽以昏求明其心雖求親於我而失其道焉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凡道而已矣得則吉失則凶得則利失則害彼以蒙求則其事雖善而其間有以非道而來君子猶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而取以女求夫不有躬之義蓋謂以蒙求明則正以女求夫則不正孟子不答滕更其求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順也凡以罪其不順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陰四又陰蒙闇之甚自以爲是不應乎陽明故爲困蒙爲吝夫蒙闇者之自安於蒙不以蒙爲美也惟以蔽焉安於所好溺於所嗜自以所好嗜者爲實不知其不實也何謂實惟道爲實萬物皆變惟道不變禍福毀譽靡定然則惟道爲實明者得道四達乎二遠乎實也聖人憫之故云諸陰皆應陽獨四不應故曰獨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九二陽明之至柔順而聽如童然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昏蒙之甚至於此極則惟有擊而已矣夫不得已而至於擊則豈動於私意而治之大過哉擊者擊其蒙而已矣彼爲蒙爲寇悖道大甚則治之亦不得不甚然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爲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苟因其擊蒙因其禦寇而擊之又至於大甚而

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爲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爲
寇利禦寇自其昏蒙之極悖道之甚我不得已以道
擊之則不過私上下當靡然順服不唯輿論咸順而
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楊氏易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四至七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鄒

楊氏易傳卷四

宋 楊簡 撰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健剛而能需待不陷乎塗中其義不困窮矣剛健者多不能需而遽往則陷乎險剛健而能需

者得乎道故也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其象著乎九五之一爻五為天位又正中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非不助順大抵人情以誠信為切需待乎彼正與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則得所需矣則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自無所不照入情於需待於得所需能不動心今如光焉寂然不動如是而亨是為光亨聖人善於明道如此需而孚光亨而不失其

正故吉亦有人情相孚其亨通如光之無所思為而或不出乎正者亦未為全吉需而有孚光亨必得位乃孚乃亨乾天也下卦乾而有天象人咸謂位者人之位不知其為天位也知其皆天道而非人則無思無為而光亨矣曰正曰中曰孚曰光亨皆所以共明斯道非有異義也一也利涉大川言有孚光亨正吉則雖大險可濟矣往必有功也此承上文非利涉大川別有義也需者易之需也險者易之險也剛健而

不陷易之剛健不陷也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乂易之有孚光亨貞吉利涉也曰屯曰蒙曰需旬曰此八事物情而已非易道之至也則不足以讀易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者坎水之升雲上于天而未雨有需待之象焉君子所以飲食宴樂者宴非自飲食也與衆人共之也人情之所需者飲食為急朝夕之所需未及此故大象發之夫飲食之微何聖人作易而取此嗚呼大哉

易道何所不在何所不通何精何粗何大何小學者其無謂飲食至微非易之道達之者羣羞盛味獻酬厭飫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遠于險矣郊者遠之為言也需于郊不犯險難而行矣能恒久于此則無咎恒久于此或疑久固恐

失常道故聖人未失常也人情喜動而惡靜能暫不能久此皆放逸之常態易道不在遠在乎人心不放逸而已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稍近於險矣故曰于沙言九二居中有得其道之象故亦未嘗進而需焉偶其所處稍近險非好進而近險也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衍在中者言九二留

中寬衍平夷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吉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險在前故需諸爻以遠險爲善初于郊無咎二于沙小有言三于泥則迫險矣故曰致寇至雖然三猶未入險中災猶在外自我致寇則寇至我不致之則寇亦不至故曰敬慎不敗也甚矣夫人心之神也雖

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心也心為善則祥至為不善則殃至慢藏則盜至冶容則淫至謗云禍不入慎者之門正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入皆欲進三陽自下而進而六四以一陰當其前其傷必矣血陰物傷象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聽出自穴故也易之為道無所不通雖

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

順聽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自養之象也爻辭多取象大象君子以飲食宴

樂則直言其事非取象九五君象人君之治天下不

在求之他求之外惟求諸己而已矣自養求諸己也

貞正也自養正德以需之庶政咸熙矣中正道之異

名也即正德也象曰以正中一也學者或巧致其辯

而通乎道内明心通之士無取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抵天下之事理極則變需之極則得所需之變故不曰需而曰入于穴六隂穴有小之象三陽需于下勢終必進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陽君子之象上六入于穴已得所去而三陽又至非上六之所欲也猶不召而客自至速猶召也禮或作宿謂於一宿

之前致請也或作肅謂起敬以延之使入也此作速

謂導之使速入也音同義亦畧同聖人於此知小人

之勢已安不可去因以教小人使其敬君子則小人

亦終吉如恃其勢之已安不敬君子則小人悖道大

甚必有凶矣小人位當居下今居上德不當位若能

敬君子亦未為大失也然筮者事情無窮亦不可執

一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一論大曰

穴者所安也泛言事情不必專指君子小人我已得

所安而有不速之客至不速自至雖不當賓客之位未大失也敬之終吉若責其小過或致忿爭之禍爝火不息或至燎原或實有客或比象生義皆不可執一論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爲卦上乾剛下坎險在上者其勢自可以行故用剛而下則無勢之可行不得以用夫剛故用險訟之本乾亦爲健險而不健未必成訟既險又健訟於是成夫人惟自信其直而人不信之也而有窒焉故或可訟如以詐而已矣則安可訟也訟非善者惟惕惟懼勿過而中則吉彖曰剛實而來險中剛實孚信也二險揜其外窒也居下卦之中得中也訟而能中必惕必懼終凶者訟不可終成也訟非君子之事有

變道不得已而訟勿終焉可也得已而不已終凶之道也利見大人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履正道而後可濟險難也不以正道而欲以訟濟之愈險愈陷之道也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乎上水流乎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深念夫訟之不起也作事謀謹其始焉興訟之端其始甚

微始之不謀輕慍遽怒施報滋甚故成於訟於其始謀之微也已之則不難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能不永所事終足致吉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辨已明人皆知之不必與競也人之所以訟者為其已直而見屈於彼也今曰是非

之辨自明則可以不訟矣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發九二之善義象發九二之不善義唯聖人之所
發明二五皆剛其所以不克訟者自下訟上大不順
也勢不能也故歸而逋竄致患如掇取言其至易也
歸逋之邑唯三百之邑小矣故可免眚如其邑大則
彼將不釋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二為陰退有歸

之象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應於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訟之時君臣之際无宜慎謹食舊德舊禄也度德受禄故曰舊德言食則知為禄退食舊禄不敢進也此在他時則非正在訟時則正故曰貞何為乎不去已在中勢未可去亦在其義尚可留也然居訟之時終為厲六三處

之有道故終吉亦非無所為也或從王事不敢専成若夫臨九三未順君命則亦可以專成易之道唯其時而已矣無定論也訟之六三以從為吉易之為道豈執方之士所能學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與初六應雖在訟時無終訟之象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入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

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變也始訟
始不即命不安正雖為失道今不克訟復即命變而
安貞則今不失也道不遠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
其私意則道在我矣何遠之有何難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誠不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
凶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
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無非道者元即乾

元坤元之道也其為吉大矣象曰以中正也中正道之異名或曰五為聽訟之大人既妄增聽字又卦彖已發其義矣乃贅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以柔應之有錫鞶帶之象訟不可終上九過中失道終訟而勝獲鞶帶之錫焉人心不服也故終朝三褫聖人慮訟勝者以受助其私意故言三褫著人

心之不服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皆所以遏人欲

明正道也

☵☷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

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正者易之道天

地之道日月四時之道鬼神之道人之道其名不同

其實則一於師卦曰貞貞則人心服失此則人心離

以困也能用衆而皆正可以王矣天下皆歸之何者天下無二道故也正道大人之道也大人尊者之稱天下之所尊敬之人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正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何以用其衆何以致吉與無咎吉則成功無咎則人不怨咎雖成功而有怨咎者周衰秦漢而下往往而是彖詳言大人之道曰剛中而應發九二之象也行險而順發上下二卦之象也剛則

物莫能動中則無偏無黨剛中二言皆所以明此道非有二物也此道合乎人心故人咸應之用師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行險非奸險之險也行險而順行乎險中而得其道故也行險而順之道即剛中而應之道也發明之言不同而道無不同以此毒天下而民咸從之矣吉矣無咎矣丈人強力而兼行乎此丈入行人心之所同然而無不應也是以謂大易之道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鑿一井則水聚一井鑿十井則水聚十井一井不鑿焉則一井之水亦不聚此無他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不特行師其臨民亦然民亦衆也豈有居上不寛量不容衆而人心悅而服之者乎此又易之道也卦彖未發此義於大象發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道用律爲急臧善也苟不善於用則凶此古

今行師之定論斷不可易以是知聖人聰明睿智無所不通至於兵法亦深識其要自古善用兵者唯得此不敗不得此雖善用兵亦有時乎敗如李廣如薛萬徹非不善用兵以其失律故終於敗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兵家常談唯整者勝此斷斷不易之論此易之道也莊子曰順為臧逆為否蓋謂逆則不臧矣否臧不臧也用律而不善與無律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一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為主師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為主同人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革之二女同居而不相得者皆陰敌也今五陰盡應九二之一陽則九二為主九二臣也而人心咸歸之殊非人臣之所宜唯在師之中為將師則吉羣陰咸應者士咸應也何不可之有王三

錫命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君心不篤將亦難於受命奸諧一行首領不保何以成功彖曰在師中吉承天寵者言行師不出於私出於公有大惡亂倫虐民衆心共怒是謂天命殛之是謂承天寵此明衆咸應之道也彖辭亦有補爻辭之所未言者此之謂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亦補爻辭之所未言王者之所以三錫命於將臣者志不在殺也所以懷受萬邦也彼惡大焉或亂倫焉或虐民焉屢諭莫從故命

將征之征者正其不正鋤剗亂弱所以安衆也故曰懷萬邦也慮或者不明三錫之義疑其志於殺也故特明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也象曰大無功也甚言其不可衆所不一必無成功九二既作師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陰四人所處偏有左次之象無知者以前進為快為榮以左次為恥為辱知者不然唯其宜而已矣殺人非君子之心則左次固其所安也未為失常道也齊桓伐楚而次於陘春秋之所與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所以養人也而有禽焉害稼則義當去其害稼之禽執言執其害稼之罪以為言聲罪而征之使天下

之不正者咸懼若無辭可執徒以私意欲征之則不惟敵國怨咎舉天下皆怨咎之矣義理所在人心之所同也長子帥師非獨指長子凡任而為帥者即長子之謂也行師事權必出於一而後可濟若使弟子衆主之雖所任弟子賢亦不可故曰貞凶言雖正亦凶此義六三已發之而又言於此行師大利害自古通患故特重復言之象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中者道之異名言權統於帥乃由中正之道而行也弟

子輿尸是入不當也非易之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為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豈

聖人君國子民之大道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後世雜霸之説興逆取順守之説興有曰用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此非君子之言也用一詐者天下之詐心咸興用一小人天下小人心咸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斷不為也用師而用詐取勝於目前貽禍於後日其應如嚮自有正兵之法可用諸葛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二子之善用兵諸將無及後世之為將者胡不用此

而獨以詐歟二子之用正不用詐君子之所與也易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五

宋　楊簡　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為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為乎不吉比道常謹其初原初

也蓋者精誠而求之其初竭誠而求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則他日必無怨咎不正而求不可親也未有不正而禍不及之者元永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足以立物莫之遷中無所偏靜正不動非元善乎元大也非大乎中正如此非貞乎夫惟以人欲為正故莫能永茲正也非作於人欲靜正無我物莫遷動有不永乎有元永正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不咸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

共惡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之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由地中行則各得其所水在地上則散漫無統先王雖聖智不能以一人兼治四海之民故必屬而理之萬國於是乎建是王者親比諸侯侯各親比其民民各附其所統屬矣後世之郡縣亦古之萬國惟不擇賢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風俗益壞藩離不固

遵易道而行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自古先已建萬國欽稱先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天下萬事惟初心爲正相比之道亦然人心未始不正人心未始不忠信則此忠信之心未始不明貞其初發自然忠信忠信謂之有孚即此初心孚信而比之自無不明必無咎茍不自其初心轉而邉之委曲

不直則不忠不信以此比人安能免咎怨尤信矣有孚比之無咎此言其大畧也有能即此初心之孚純一無間無少虧闕如盈缶然則不止於無咎而已終來有他吉雖不可預定其為何吉而其必致吉也昭昭矣即初可以占終即本可以知末道在邇即此末起意象之初正而無失雖聖人之道無能外此其吉可勝言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初有之失其初則否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人情多比近而遺遠近未必正不可以其近而加親正雖在遠不可以其遠而不親孔子曰愛衆而親仁所親比者不可不於正六比近皆陰邪不可與比二居中中正之人也中正之人不與陰邪合近舍陰邪内心自上親於九五自比於貞正故吉人心自明遜外則昏乾曰自强謙曰自牧復曰自知頤曰自養晉曰自昭明德比曰不自失皆所以明人心之自靈自

明也二居內卦之中故有内象上卦亦曰外卦下卦亦曰內卦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所比上下皆隂隂為小人陽為君子故有比之匪人之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有親比非其人而不及於禍者乎親正人必吉親匪人必凶此萬古不易之道象辭要其終而言之知其必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其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同類今不應乎初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貞也故吉夫天下之道惟其正而已矣由乎正者吉失乎正者凶舍其私黨從乎公正易之道也上明其惟九五也五居四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人羣處於天地之間勢不容不相比彼此之相比上下之相比皆為有道焉九五為比主顯著相比之道

如何而顯之也君臣也父子也長幼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其大倫也而其顯比之道不可勝窮不可勝言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矣凡中正之道皆相比之道也有一不於中正入心即離即失其心而九五又得尊位以行之此其所以能顯比也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彊取也止於三驅不敢強人之必我從也中正之道固入心之所同其有姦宄頗僻不比於我亦不彊

亦中正之道也禹征有苗因伯益至誠感神之言而遽班師失前禽也卒之七旬有苗格者中正之道自足以感之也致邑人初不待諄諄誠諭而自化於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能使邑人中正也中即正上已言中正此省文也中與正皆道之異名言中亦可言正亦可并言中正亦可隨宜而言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

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無所終也卦已言後夫凶彖又明之此又言之者比之無首實人道之大禍占筮觀六爻之變故上六復發此義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有包畜之義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子正言而

忠告之至巽順也景公大悦召大師作君臣相悦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則知畜有包畜之義爾經傳亦多此義易有大畜小畜陽為大隂為小今小畜之卦六四以柔得近君之位而上下諸陽皆應之是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故曰小畜小畜之卦有亨之道焉何以知其能亨也下乾上巽有健而巽之象二五皆剛中四得位而上下皆應故志行故有剛中志行之象惟健巽剛中而又志行故能亨也不健則不能有為

不巽則犯難以行剛以明其有實德實德至剛而未
嘗動中亦明其實德實德無偏無倚曰健曰巽曰剛
曰中皆道德之殊名非果有四者之殊體也猶曰白
曰瑩曰温潤皆言一玉曰黄曰堅曰聲皆言一金合
健巽剛中之四言而小畜之道始明而後小可以畜
大臣可以畜君而又必得位而志行而後能亨古者
固有雖備聖人之德而不得位雖得位而君臣之間
未深相知則志亦難行如伊尹之於太甲其始不可

謂之亨及太甲𦘺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於是方行故為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夫陰陽之氣相包畜絪緼和暢而為雨今密雲不雨是畜猶未通曰尚往也者往猶去也猶過去也言其未通也密雲不雨而徒自在乎西郊西陰方臣之象也陰陽未通和未雨則澤未施於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可謂尊高矣而風行其上者風無形而至柔也剛為大柔為小天下之以小畜大者惟以柔德文為柔德武為剛德懿者尤其盡善盡美之稱柔勝剛弱勝強而况於用柔德而又盡善盡美乎此易道之見於小畜者然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年三十有二而省此心之即道

至此爻益驗大人以道事君於其初也而復之是於思慮未作之初而安也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神自明自不動自即道故曰復自道此雖有復之名初無復之實是謂不復之復復卦謂之敦復不動之復也如此則何咎之有又有吉焉象吉矣何患吉之不至此甚言此義之善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復君於初至於過失已形牽而復之不可謂自

道矣牽有難復之象然已復矣亦吉象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不獨君臣凡小畜大同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九二輿說輻者特不行耳未害也此說輻則車壞矣復之不於其初次又不能牽復至於過失益深而力詠上不能堪為乖為離是夫妻反目不復能正室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至柔又巽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無傷無惕無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六四九五志合心同六四畜之得其道也夫人臣進言於君所以至於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無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爻九五乃人臣居大臣之位知六四之賢與之同心協力以畜其君者故曰有孚攣如大臣居權勢靡好爵與四共天位食天祿以事其上是猶富而能用其鄰者以能推財於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居卦之終有畜而終通之象通則和而成雨既通既和則當止處不可更進唯尚以德承載其上臣

有畜君之道婦無畜夫之禮以婦畜夫雖正亦厲牝雞之晨終焉家索終不順恐生別禍故曰厲以小畜大至於上九如月幾望陰氣之盛復加則凶雖以君子而征亦凶征者往也象曰德積載者明畜道之後雖不可復至其畜尚以德承載其上而德載不可以少息平居事至是人臣以道事君復君於道之時當積累致德不可已也人臣唯平居不能以道事君故至於牽復說輻反目也人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

既畜而道矣而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疑於陽亦此疑也凶道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為言行也人行乎世得其道則無往不利失其道則無往而利得其道則履虎尾不咥人也不得其

道雖履平地猶傷其足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世之言柔者多矣而能柔者寡何為乎寡也有己私焉立我於中不能柔也雖知柔為善而行之及物觸之已私突發柔變而為剛矣夫天下之難制者唯剛而柔履之唯得道者為能柔也以一卦觀之則六三以一陰柔而五陽咸應柔履剛之象也以上下卦觀之兌說而應上之乾剛履虎尾不咥人象也和說亦柔道也履乾剛而不見咥傷亦可謂妙矣可謂亨矣乃一

本乎和柔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入莫柔乎風風無形而發大屋折大木柔之卒勝其剛如此熟觀天下萬事唯柔為勝若夫用剛則必中而無所偏倚必正而不入於邪人惟帝位君體則為宜斯能無疚病唯光明者乃能之光明者内心光明是為道心是為聰明睿智然則用剛之難如此雖然大道一而已矣道心無體本無剛柔即此本有無體之心而行之而旁觀者自曰柔曰剛

是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體無方神不可測剛柔異名其道則一得其一者自無不宜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光明不動乎意知柔知剛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詩曰昭明有融皆所以發明大道此唯道心內明者自覺自信未覺者必疑道者自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人之行皆欲前進其能靜退者有幾聖人於是發上

天下澤之象發辨上下定民志之道上下有章貴賤有等天秩之叙也欽其辨焉使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則民志定矣彼老氏謂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則安能治天下國家老氏窺本見根不覩枝葉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習乎道家之學未學乎易者也孔子大聖猶曰五十而後學易可以無大過易道之未易遽學如此葢天下之變化無窮情偽萬狀而欲動中機會變化云為無非典禮誠非一於清虛淨寂

者之所能盡識也樓尚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於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澤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履貧賤之所履也以素履往由貧賤而行不願乎其外故曰獨行願也此得乎易之道也人心即大易之道自神自明私欲蔽之始昏始亂獨行願者自行其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深明此心之即道也明此心者自寂然自變化自無外慕素有質義有

本義人無生而貴者則其本初固在下也固未有華飾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為道於是乎明履道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胷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為

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欲無忌憚之中庸晉人近之矣晉人不能自明貞正之旨故入於無忌憚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幽人之貞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闇小弱之資而居下卦之上才德不足以當位而强有為焉是眇而視實不足以有明跛而履實不足以有行不量力妄進如此是履虎尾其致咥人之凶也可必雖然使武人用此以為于大君則不為凶何則戰陣必勇已質雖不堪奮而進乃合正道大君天子也征伐當自天子出武人用之則正也他人用之則非是謂變易之道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體剛焉履虎尾之象也而四有柔之象也有能懼愬愬之象故終吉愬愬非志也終吉則志行矣大抵天下之理欲者不得不欲者得六三欲志行故不得志行九四志不行故終於志行六三柔而好剛九四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君體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為九所用用九用剛也徒以居崇高之位

為勢位所轉移謂天下莫己若與奪自我威福自我自用自專以夬決為履雖不失正危厲也以堯舜大聖而舍己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苟胸中未能洞然無我必偏必蔽而況於夬決為履乎此無他以位為己之位正當其位故不虛也豈中正光明之道邪黄屋非堯心舜視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豈以位為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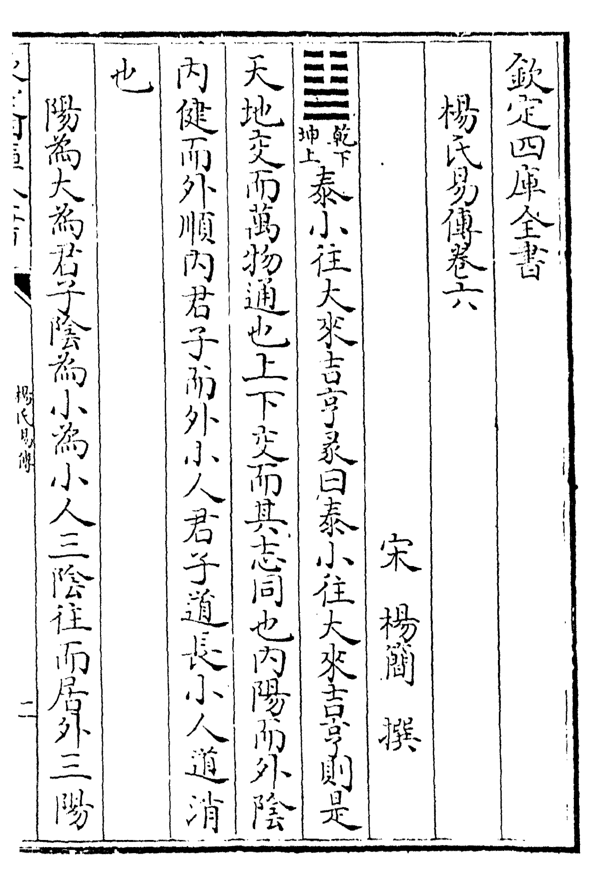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爻凶吉未定故聖人發其義曰視其所履而考吉凶之祥則其能旋反者獲元吉上九應六三亦有旋反之象但乾體居上未必果能旋反何謂旋人心逐逐乎外惟能旋者則復此心矣豈不大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自弱冠而聞先訓啓道德之端自是靜思力索者十餘年至三十有二而聞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變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馳不一

反覯一反覯忽識此心即道在我矣象曰元吉在上
有大慶者益謂上者履之極處居卦之外擾擾萬物
不勝其多今也能於極上擾擾之中而自得旋反之
妙舜禹有天下勞勤萬物而曰不與焉者在上而旋
也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在上而旋也是旋
非心思之所及非上行之可到非進退之可言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小者之道哉故象曰元

吉在上大有慶也

楊氏易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六

宋 楊簡 撰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為大為君子陰為小為小人三陰往而居外三陽

來而居內道之正也道之正者爲和爲同爲宜爲治爲泰爲吉亨道之不正者爲不和爲不同爲失宜爲亂爲否爲凶塞故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而萬物泰通此道之正者內陽外陰於時爲生育於氣血爲安和於德爲內健外順而宜內健中不可屈外順無忤於物與色厲內荏之小人異矣於政爲內君子外小人而治內君子君子道長外小人小人道消聖人不能使天下無小人不使居內亂正其道消

而已凡此無非道之正者此特言其大畧耳若夫詳言凡正之類奚勝窮大抵正無不利邪無不害人道謹諸此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當天地交和泰通之時元后亦何所為哉財成輔相以左右斯民而已財裁也裁成天地之道若置閏定時掘地決川烈焚山澤之類加人力以裁成之也輔

相天地之宜若賓日餞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之宜而蕃毓之之類順其所宜而輔相之也裁成輔相則三才之氣順正協叙順正協叙則和育蕃昌故夫財成輔相皆所以左右民使得其所民性自善自中惟左右之使饑寒不切其身不拂亂其性又以五禮防其僞而導之中以五刑防其過而協于中凡此皆所以左之右之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知民性之本善故左右而養之後世不知民性之本

善無禮樂刑政以左右之三才之氣乖亂凶災饑饉洊臻民困窮無告又立法以利導民之私欲以亂法導亂民及民抵冒肆犯則又曰民頑不可訓遂傷殘之又輕重不當為善者未必免為惡者未必刑罪重者得輕刑罪輕者得重刑民益亂不知所為盡胥而為惡皆由不知民性本善不左右之而困之又直擾害之故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與惡人知善人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已也小人為不正為利為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已之利故必去之也彚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

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無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

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未罹于咎君子當包受之寬以敎養之則天下之善心無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無所畏懦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羣賢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茍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

民何所頼至治何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發破君子畏懦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爲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易以遺忘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審智周之光被無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

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道自小賢小智觀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無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無思無慮無偏無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無我虛明洞照萬理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私

有意有我必有蔽惑唯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無

二道而世之秉正者未必能中虛無我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無有平而不陂者無有往

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

消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無

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者于食有福禄之可保也

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放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葢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羣衆皆來之象夫惟富乃能用其鄰六四陰虛不富而乃能以其鄰者小人同類皆失勢位皆欲復來以其中心之所願故不待約而自孚應聖人於此明著小人之情以教君子又因不富之辭而發之曰皆失實也謂富爲實小人之情也聖人不然小人昏迷自不知本性之善爲失實也此聖人之微旨唯明者知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王之女不嫁公侯自古有之曰帝乙者豈歸妹之禮至帝乙而明備乎六五謙柔中虛以用九二之大賢亦猶帝女下嫁謙虛用賢必獲元吉言祉明吉之

㦖象曰中以行願者明六五非利於此而勉為謙降也六五得道焉中者道之異名蓋其心所願自爾謙虛所謂謙虛者即道也故曰中以行願也得道者非於心外得之心即道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隍其

命亂也

城隍塹也城圮而復於隍世亂至此勿復用師徒驅亂民置之死地不然則前徒倒戈矣用師適足以促其禍至此已不可收拾於大亂不可收拾之中聖人亦畧致其誨庶其小支曰姑自邑告命言姑自近極之雖出於貞正猶終恐不免於吝吝者文過亂亡之君難於扶持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

之有垂亡之君有能翻然悔悟已過不復文飾暴白已過誠心改更則亦可感動國人人之愛敬其君天下之所同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所患亂亡之君往往終於文過天命無常唯人所召人道亂則天命亂曰其命亂也古書多以己所居邑曰邑王宰啚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謂己邑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不曰匪人而否匪人者時進匪人既已否矣故不
利君子貞然則君子當退而憂世不已之君子猶進
說不已是謂彊聒必取干時之禍聖人誨之曰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欲使君子知否之自天而非人則
君子無所用其力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彼彊聒不已之君子雖忠而非義大易之道不然道必無我如太虛如天地如四時之錯行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窮則行於家達則行於天下一也陽為大為君子當居内今乃往而居外陰為小為小人當居外今乃來而居内非上下交之道故凡不正之類為不交為不通為無邦人君生長乎富貴崇高之中難乎盡知治亂之情狀聖人於是告之曰上下不交即為無邦庶乎因上下之

情不交知所警而圖也中德宜剛而不屈今乃外剛以忤物外禮宜柔而與物今乃內柔而懾懦失道之正皆此類也餘已見泰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退處無祿而不儉則無以供其用勢必至於求祿困窮迫之其志亂矣卦辭已明不利君子貞彖又言君子道消此又言儉德辟難又曰不可榮以祿者人情好進惡退好奢惡儉意之難忘也故聖人諄復

言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曰征此曰貞則知此不當征當退泰當征不當

退其道一也象曰志在君者明君子之志非怨而忘

乎君也志未嘗不在君君不見用故退爾常情居否

多憂鬱唯有道者其心未嘗不亨通言亨明道於二

亦言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否則君子當去而此猶曰包承小人吉者事亦有勢
未得遽去則當包承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
露承而不敢拂故吉此亦君子處否之道若夫大人
則於否而能亨蓋大人之道大睿智無方自有變化
之妙不包承而能亨包承則亂羣矣大人否亨則不
亂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中亦有小人六二得中君子也故曰包承至於

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含正而從邪羞有愧於中故曰包羞象曰位不當者德不足以當位故也是謂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日中則昃天下事理過中則變乾四曰乃革泰四曰翩翩言小人之類至否四又言大者復來疇離祉者内外上下之際皆附離其祉言可連茹而來也象曰志行也言志已行則可苟先時而干進君未有命而遽

出必有志未行而彊欲行咎者君子尤之小人怨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息否禍惟大人則吉非大人則否亦未易休大人得道大全每發皆中故能止亂不然則休否者未能皆中守道則亂難止其亡其亡恐懼戚慮之言桑根最感苞桑叢生之桑其根愈感愈固繫于苞桑愼固之象使君臣皆若是則可使永無否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者言有大人之道而不居正當之位則權不自己亦無大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孔疏有闕程傳本義亦有說在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與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則和同矣柔而不得位

則無勢亦不能行旣柔又得位而不得中屬爲不得
道則人心亦不服中者道之異名也柔矣得位矣得
中矣而又應乎乾乾者剛健之勢或剛健之德猶相
應而和同可知矣故曰同人至于同人曰同人于野
亨利涉大川則乾行矣人君之事人臣不得而與故
首特異其辭曰同人曰野者廣莫之象同人于野則
無所不同始爲亨通始可以涉大川濟險難此乃乾
體之所行非人臣之事人臣豈能致如此廣大之事

業何謂君子之貞言乎文爲條理光輝著見之謂文言乎辯析洞照無蔽之謂明言乎日應萬變不屈不息之謂健言乎無思無爲無偏無倚之謂中言乎正而無邪之謂正言乎交際泛應之謂應道心無體神用無方文明健中正應非實有此六者之殊形容君子之正道有此六者之言其實一也亦猶曰白曰瑩曰潤皆言一玉曰黄曰剛曰聲皆言一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人心一而已矣心即道孔子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聖人先覺衆人不覺爾以明照昏以一知萬如水鑑中之萬象不勞思慮而毫髮無遁者此心自明自神自無所不通故也庸人非不能通惟昏故不通爾柔得位得中應乾六二上應乾卦之象離文明乾健二五中正而應觀乎卦之六畫而卦辭

彖辭可覩矣六十四卦皆然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

之同也使一於混同族不復類則婚姻無別物不復辨則上下無章名分大亂得其道者雖異而同失其道者雖同而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初出門之象同人于門不偏不私故人無咎之者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道惡其偏私六二正應九五有于宗之象止

同其宗人亦不廣矣故吝吝有小狹之義孔子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坤上六曰其道窮也此曰

吝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昏故亂故吝一曰覺之

則廣矣大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陰陽自有相親之象九三之情在六二欲有之恐九

四之來也故敵之莽之地卑下三之象九四在上高

陵之象九三與六二非正應也非正應而私之非其道矣失道而又敵剛未有能濟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三之所欲者是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九之陽志亦在乎六二之陰而亦非正應又九三間之故乘墉而攻四居三上有乘墉攻下之象然以九居四始剛終柔故有弗克攻之象其弗克攻乃以

非正應非義而往人心不從鬼神不祐自弗克也雖

非本心然既弗攻矣其事反於典則矣亦吉困而反

則者尚能獲吉而況於誠心反則者乎六二不必謂

果有其人但言九四之所欲者是已三與四皆以私

欲失同人之道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

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六二為正應三而與四間之故先號咷九五之

中心自以義直故號咷也義之直者天下之所與人之所助而況於以九五之利勢行之乎三四爲間必用大師克之方能與六二相遇故後笑此亦理勢之自然也九三三歲不興九四義弗克攻唯九五能用兵師克之而卒獲相遇者九五之義正直故也大師而後相遇言必相克而後遇也得正直之道者其莫能遏抑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遠外之地上九處一卦之外同人於郊雖無三四之爭亦無九五號咷相克之難亦無悔尤志亦未為得也蓋道心之神雖與萬衆應酬如天地之變化風雨散潤日月照臨四時錯行自得亨通之道斯為得矣居遠外避悔咎未為同人之大道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同人皆五陽一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而大

有則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應之夫與人必柔剛則忤物此古今之常情不可違者故二卦皆用柔尊位則勢之所行者廣中一也安得有大小之異而同人止曰得中大有則曰大中何也中無大小人有大小賢人之中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陂無反無側聖人之中亦無以異於賢人之中而剛健如天文明如天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變化正大則非賢人之所及也是謂大中賢非無剛健文明之德不為事

物所遷移即剛健也發諸文為條理不亂緝熙光明物莫之蔽即文明也唯聖人盡之賢者未盡故大中之道惟聖人可以當之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六五柔得尊位王者之事聖人之事故曰大中以聖人之道居至人之位又以其道行之其上下無不心悅誠服而應之矣故曰大有人君之有天下非有其土而已有其人也有其人者有其心也有剛健文明之德而有毫髮不與天為一是為不應乎天應乎

天矣而文爲舉措有一不能隨時而適宜則猶未盡大中之道曰剛健曰文明曰應乎天曰時行非果有若是不同之實也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自神人心自備衆德萬善自與天地無二自有變化隨時中節之妙特聖人不失其全賢者猶未精一未全故不同聖人盡此大中之全故元亨元者大中之本亨者大中之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可謂天之休命矣君子何以順之善者天之心也惡者非天之心也惡不遏則亂則民被其毒善不揚則正道不行民不被其澤治亂安危之機在善惡揚遏之間而已火在天上明照萬物有別白善惡之象以是知遏惡揚善天道也卦中自著此象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在下亦當出

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者害道也害吾之德也當入而出為疎動當出而入為固避皆非正道聖人誨之曰出而交匪為咎也克謹艱則無咎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時則未必害也乾初則貴潛需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初則貴其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人臣之大有也有人臣大有之德方能成人臣大有之業臣之事君如車載物大車則無所不載豈惟無所不載而已亦可載之而往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無所不備無所不濟泛應曲當通行而無碍必無咎九二陽剛中正有大車之象積中不敗者言厚積物於車中車不敗損猶大德無所不堪任也若德之小者得其一失其二得其二三失其六七難乎免於人之咎尤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傳曰公用亨于天子三居下卦之上是人臣而居高位為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亨于天子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多為亂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事謙柔之君而已乃陽剛之體殊不順也宜謹宜敬無使彭大見諸事狀則免咎矣非

明者豈能辨晳事宜如此往往迷於勢利必取禍而後已九四入離卦有明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六五謙柔任賢誠信交孚疑有太柔無制無威之象而六五大中離明自有威如之吉是威非六五有意立威以備防臣下之僭越也六五大中之道心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交如之孚威如之吉如鑑中之象如

日月之照臨如天地之變化故曰易而無備也坦坦平易初無戒備之意而自有道德之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孔子嘗舉此爻兼明人助并發信順尚賢之義非專釋此爻也舉此致教於人故推言及順信尚賢夫道一而已矣縱横言之無不可者特以此爻無順信尚賢之象不必以順信尚賢為言也此爻爻辭並不言所以致祐之由而遽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何也

無所為而天自祐之天道無為故也大有登大之世

上九超然一卦之外不墮於有中善有不有善外非

離為無所為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人一道故天祐

之大有大有之上雖乎具吉大有上吉惟天知之故

天祐之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無知也惟其

無知人不知惟天知無知即無為無知無為照臨不

遺順亦在斯信亦在斯尚賢亦在斯

楊氏易傳卷六